

那遇见让我很惊讶，如同宁静的夜里陡然而起的一声巨响，特有震撼感。

那是一片偏远的荒地，齐腰深的野草里有一座院落，显得很突兀。若是左右有一棵古树还好些，可周围什么也没有，四望是空荡荡的。

这不能说是一个老院子，应该说是一个古院落，因为那一砖一瓦的构筑，一门一窗的陈设太有沧桑感了。大门前原本应该是有几级台阶的，大都被泥土掩埋了，只露出半级的样子。左右一对石狮子应该很高大，也因一半埋在土中而失去了威风。人站在那里，垂手可以抚摸狮子头，这感觉让我想起大人摩挲孩子的头顶。

那些房舍有些破败了，但还呈现着往日的格局，只是那些曾经鲜活的内容都已随风远去，比如说笑声，比如说读书声，甚至是哭声和叹息声。这些虚无了多少年的空白，谁能来填写呢？

院落里的许多细节已经风化了，那些残存的纹路根本连接不起什么章节。我站在那里不知该往哪里走，才能将从前往事打探明白一些。

无论如何，我是致敬这座古院落的，尤其是在这穷乡僻壤之地，这富贵的崛起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，那会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奋斗。

后院里传来叮叮当当一阵杂响，我以为是有不善者潜进深处，为图一己的私利挖地凿墙呢，就急急几步绕过前面的老屋，向那边探望。

是几名工人正在对院落进行修复。我一时兴奋起来，他们不正是在还原往事吗？

修缮屋墙的是一老一少两个人，他们将一块一块因风化而残破了的青砖撬出来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填进去的却是一块一块红砖。那墙，也就青青红红地斑斓起来，很滑稽。高处的脚手架上，还有一个手握毛刷的中年男子，似乎也不顾及房檐上的花纹勾勒，只是一味地将红红绿绿的油漆涂上去。忽然，一滴绿漆滴在了他的鞋子上，他用指刮起来，随手抹在了那雕花的窗棂上。那绿，像一口痰。

我站在那里，目瞪口呆。

如此胡乱地填补和涂抹，这样的维修实在是荒唐。古院落的边边角角和条条框框不就成了貽笑大方的指向，这会后来人陷入茫然和困惑的。想一想，许多历史的是非曲直，难不成就是这样陷入漫漫文字之中，再也找不到真相的？

我喜欢历史，甚至写过一些有关历史的文字，想一想我又细致了解了多少，用心钻研了几分呢？一知半解地解读或者译注，岂不是误了自己，更误了别人？我此刻深深不安起来。

院子的中间立有一根高高的柱子，维修工人说那是旗杆。旗帜，是一种号角式的标识，或者说是立场式的指示。一个有旗杆的院落，那一定是有思想的，足见居住在这里的一群人是不凡的，只是那意图明确的旗帜却没有了，旗杆再不能振臂一呼，再不能号令众人。

历史正是一面又一面的旗帜，每一面旗帜都有不同智慧的经纬，此起彼伏间，王朝更迭。一段历史的鲜活，是一群人的鲜活，是有一面人心所向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。想一想，那古院子之所以凋敝了，或许正是因为那旗帜陨落了，人心散了，院子也就荒了。岁月也是如此，多么辉煌壮丽的亭台楼阁，多么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，都只不过是今天人们指尖轻捻的纸页而已。

作为一个人，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一面旗帜，才不至于被岁月唾弃。真诚和善良是旗帜的天空和江山，如此才能安详地在二十四节气中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其实我们都有一片荒草，若不好好把握，都会没落其间。

这相遇，竟恍如一梦，今天一时间竟想不起古院子在哪里了，也许仅仅只有那一片荒草而已。

## 荒草深处

□孔祥秋



## “有声有色”的艺术人生

□李守亭

父亲年近八旬，喜爱书画、雕刻及拉京胡，绘出了多彩乡村之“色”，拉出了农家生活之“声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父亲初中毕业，在生产队干了几会计，平日有空就练习书画、拉京胡，从未间断。当时家庭经济拮据，父亲便想利用自己的手艺赚点钱贴补家用。他找来几块废旧的红松木板，自己动手设计雕刻了老虎、公鸡、四季花等画版，先用墨汁印在四开白纸上，然后拿起画笔一张一张地分别涂色，做成了令人赏心悦目的年画。

年关将近，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印好的年画到集上去卖，五分钱一张。他的画每次一摆出来，都让人眼前一亮，很快便被抢空。

1974年，父亲被招收进供销社，主要负责宣传和文字工作。1978年，父亲被借调至镇政府，任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，并负责生产统计汇报及机关文印工作。当时的文件、通知、简报等，都是用蜡纸、钢板手工刻写后再人工油印，这些工作大多由父亲独立完成，经常忙到深夜。刻印简报时，父亲用钢板刻上与内容相关的各种插图，再用不同颜色的油墨套版印刷，生动美观，深受好评。

退休后，时间充裕了，父亲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爱好专长。

俗话说，“世上三大难，写、画、拉弦”。但父亲认为越难越有意义，他一定要努力办到。在书法方面，他选择了隶书和篆书，先是通过电视、光盘、书籍及向老师请教，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。再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悟性，在临摹古人的同时，大胆创新，对一笔一划反复练习、修正、改进，力求每笔每划更灵动、完美。

通过十几年的勤学苦练，父亲的书法水平日益精进。他的隶书和篆书形成了线条凝厚、工稳俊丽的个人风格，作品在“首届全国新文人书法美术家精品展”等国家级书展中获奖，还曾获得“中国百强书画家”“中国艺术财富人物”荣誉称号。

父亲还对拉京胡情有独钟。近日我回老家，看到他们一帮京剧票友正在吹拉弹唱，其乐融融。父亲手操京胡，旋律时而高亢悦耳，时而低沉婉转，悠扬的琴声与表演者的唱腔融为一体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父亲说，京胡是京剧的主要乐器，但是“一匹很难驾驭的野马”，要想拉好实属不易。刚退休时，父亲深知自己多年不拉京胡手指僵硬了，就进行基本功训练。他坚持不懈地进行弓法和指法练习，仅左手的揉弦技法，他足足练了三年。针对当时不少京剧伴奏曲谱僵化、欠准确、不实用的实际，他试着根据录音翻谱，认真誊写，装订成册，数年间积累了青衣、老生、花脸、老旦等百余段唱段伴奏。

经过十几年的练习，父亲逐渐掌握了京胡弓法、指法的各种演奏技巧，基本能完成京剧的各种基调和板式演奏，能熟练地为当地票友伴奏。他们这帮京剧爱好者自发成立了京剧票房，吸引了当地及周边大批京剧爱好者参与，活跃了当地文化生活。他们还多次到城区参赛并获奖。后来，父亲还被镇老年大学聘任为京剧班教师，传授技艺，培养新人，他的老年生活更加充实。

父亲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在学习他锲而不舍追求艺术的精神的同时，更要学习他艺术之外的修养和精神。

## 草绿色的召唤

□李昌林

太阳肥绿了齐鲁大地  
故乡的白杨树站成排  
新发的枝芽在夏风中  
长成飒飒英姿

青春在考场交了答卷  
退潮的沙滩  
等着海潮的挑选  
是金子，总会被淘亮  
是贝壳，守护家园的荣光

当号角吹响时  
一抹草绿色的召唤  
在热血中升腾澎湃  
太阳从晨曦中升起  
有一片湛蓝的天  
正扛在八九点钟  
青春长大的肩上